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起壬子明宣宗宣德七年盡癸亥明英宗正統八年凡十二年

壬子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勅羣臣謹天戒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洪免死詔

賜英及洪免死詔辭極褒美

三月復下詔寬卹

刑賞乃馭下大權免死之券賜諸功臣尚且不可蓋執法則有

反汗之虞而曲覓易蔽扞網之非仁義之施且由此而交困矣至金英等本宮中小監並未聞稍著微勞有何勲績足錄竟至詔書宥死且從而褒美之乎不知閹宦輩小人難養若控馭得宜尚謹守不敢干犯少不檢察則腸佚者有之況假以顯待縱

帝召楊士奇諭曰䘏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䘏者手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謂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興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約有司不得已詔書為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乃出減租詔示之

夏四月免山西逋賦

山西旱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撫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

之玩紀蹈愆于明室寵任宦官之弊至英宗而大壞宣宗此舉固已開其漸矣

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令有司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質實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

作官箴戒百官

帝諭曰朕撫兆民資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與起治功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質實 官箴三十五篇都督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太常寺太理寺通政司詹事府翰林院左右春坊司經局六科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國子監欽天監京府行人司錦衣衛中都留守司各都指揮司內外諸衛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各州各縣王府鹽運司各儒學

亥男子敢至禁
門呼訕國有常
刑自當執付法
司按律以治初
無膚好異矜奇
也執至帝前已

秋七月揭豳風圖于殿壁

帝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帝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八月宥誹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宜可罪耶其釋之

諭京官三品以上舉賢才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

為非禮呼仍不已則罪吏不可寬宣宗乃比之誣謗木以來諫釋而不誅擬既不倫宥尤過縱皆好古而不衷于道之失也

職者

帝曰近推少傅士奇薦舉交趾南靈州知州黎恬等諸臣頗有聞積月無一人焉嚴敕審穴豈皆虛哉吏部即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而有司昏懦貪暴者共與都察院奏黜之

質實 黎恬清江人以進士擢御史與同列上章力詆大臣因薦知南靈州黎利反恬北歸至是以薦入翰林官至右春坊右諭德正統初卒士奇書稱恬在內為良御史在外為良郡守云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于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周忱奏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平糴米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

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册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奸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忱與況鍾定為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西者莫及焉質

賈官鈔平糴宣德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癸丑八年春二月錄囚

帝親閱三法司所上繫囚罪狀命從寬典宥免五千餘人

三月賜進士宴于禮部

寧晉曹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後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質實曹鼐字萬鍾寧晉人

諭內外官優䘏軍士

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遣使振䘏

各守臣皆奏民因災傷缺食乞發官倉糧振濟從之

夏四月下詔寛䘏

以旱災詔蠲京省被災逋租雜課免今年夏税賜復一年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給糧如無官糧勸有糧大户借貸待豐熟時抵斗償之勅直隷巡撫御史在外按察使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五月總兵官蕭授討平貴州烏羅蠻

永樂中授以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貴州至是烏羅蠻吴不爾等叛討平之械送賊首等至京師命繫錦衣衛獄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諸蠻慴服

質實 烏羅在銅仁府西二百里元置烏羅等處長官司永樂十一年改置烏羅府後廢府仍置長官司屬銅仁今因之蕭授華容人

山雲討平宜山蠻

廣西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横雲先後討平之及是會殺宜山蠻冦頳公夏等餘賊悉解散

質實

宜山唐龍水縣宋改宜山縣以縣有宜山故名明屬慶遠府今因之

六月帝作閔旱詩示羣臣

禱雨不應作閔旱詩

詔中外疏決罪囚

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

秋七月免江西水災稅糧

江西自六月初旬以後天雨不止凡瀕江諸府大水漂流居民淹沒田稻帝特命戶部察視有災處詔悉

蠲其租

八月汰冗官

裁行在户兵工三部大理光禄鴻臚行太僕寺及順天府官七十七員

閏月西域貢麒麟禮官請表賀不許

西域來貢麒麟諸物帝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帝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質實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

景星見

禮官請賀不許

發明國家以時和歲稔為上瑞麒麟貢自異域不足言祥景星之見人事通而天道遠兩皆請賀不許宣宗可謂知本務矣胡濙以累朝舊臣不思崇實政以襄郅治而乃侈言祥瑞屢表稱賀肯首署名當時謂其性善承迎不虛也

九月遣使鞫天下重囚

帝曰朕體好生夙夜念刑三法司所決重囚慿案牘耳安得察顏色其遣康明者分臨親鞫因審覆不厭其心者奏讞之毋輕率枉死人

甲寅九年春二月振鳳陽淮安揚徐饑

三月山雲討平思恩蠻

廣西思恩蠻韋公凿等累年作亂至是討平之斬賊首一千五百餘級仍督官軍搜捕餘黨

賀寶

思恩古百粤地唐置羈縻思恩州明為思恩府今因之

夏四月黎利死子麟來告喪命麟權署安南國事

利受敕命居國稱帝僭位六年私謚太祖子麟繼麟一名龍自是其君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麟遣使告訃命麟權署國事

秋八月振湖廣饑

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罷工部採辦

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

阿嚕台為托克托布哈所襲妻子死亡畜產畧盡獨與其子碩尼堪等徙居穆納山未幾衛拉特托歡襲殺阿嚕台及碩尼堪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遠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遺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及其孫妻蘇默德斯等喪敗無依來乞內附帝憐而撫之

質實 穆納山在今烏拉特旗西 穆納山舊作毋納山烏拉特舊作兀喇忒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碩尼堪舊作失捏干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蘇默德斯舊作蘇木答思今俱改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沈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來捕冦夜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敎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決意止將士勿擊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六年松潘諸族及空郎龍溪諸寨叛總兵官陳懷討平之八年御史及按察使奏懷僭侈踰分且日荒于酒不飭邊備帝怒召懷還命方政代擢參將蔣貴以副之至是諸番復叛政諭以禍福多聽命惟任昌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勦以次平三十餘寨捷聞進政都督同知明年政移鎮大同而以貴代政為總兵官鎮守

松潘質實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十三族長官司曰勒都曰阿昔洞曰北定曰牟力給曰蛒匝

曰祈命曰山洞曰麥匝曰者多曰占藏先結曰包藏先結曰班班白白馬路其後復隸松潘者長官司四曰阿思曰思囊兒曰阿用曰潘幹寨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兒匝曰芒兒者後又以思囊曰安撫司附焉空郎龍溪諸寨方與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

振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

冬十一月免四川被災稅糧

四川奏旱潦不一所種無收帝命戶部覆視之蠲其租

十二月帝不豫

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免明年正旦賀禮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帝崩于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携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質實 乾清宮皇極殿後曰雲臺門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中則乾清門上則乾清宮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鎮守中官襲唐世監軍弊政山壽等激亂交趾已事可徵即議撤除于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繫民生國計亦非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帝即位齊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尋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侍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敬信悉從之及視事皆隆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曰體當如

可委任中涓至南京守備諸璫鎮守更倨然恣與郡縣共視合布政司推尊尤甚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請根株乃從瞻顧首尾使尚留萌孽不久而璫患復熾遂不可除榮溥等豈得辭其咎哉

是且守備何嘗一事錯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勤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衆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質實

彭城伯衆都督昇皆彭城伯張驥之子昭皇后之兄也衆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永樂初累官錦衣衛指揮使仁宗立擢左都督封彭城伯予世襲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歷官府軍衛指揮僉事仁宗即位拜都督同知宣德初進左都督正統五年封惠安伯予世襲

發明英宗方九齡太皇太后悉以朝廷大政委之楊士奇等可謂得人為大臣者正宜以道為閑預防其漸始為不負寄託士奇等乃以太后闕預朝政遂有委任張昇之請未免意存迎合幸而太后不許昇固素賢事亦遂寢然三楊實秉國鈞而委蛇瞻顧乃心王室者宜若是乎律以春秋責備之義當亦無可置喙云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己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先是江西連年水旱人民艱窘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質實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吉安唐吉州元吉安路明改府今因之

詔死罪必三覆奏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加刑其後太監王振擅權忤旨者輒加誅戮不俟覆奏矣

發明 古者用刑明辟必以三判唐臣徐堅上書云今有三覆請如令覆奏要以人命至重慮其失情故於勘問得實之後仍不憚再三審慎此即求其生而不得之心也仁宗五奏未免過滋煩冗英宗始有死罪必三覆奏之詔可謂慎獄良法惜行之未久而即為閹豎擅作威福竟不待覆奏而已加誅則茲欽恤之詔亦屬空文耳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從慈利赦諭蔣明之請也 質實 慈利隋縣元升州明復為縣屬澧州今因之

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質實　景陵在昌平州天壽山東峯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許

明史贊曰仁宗為太子失愛于成祖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紀綱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振懾帝之英姿睿畧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八月減光祿寺膳夫　凡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祁主事郭循于獄復其官

宣德閒祁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祁以朕為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質實

陳祁字永錫吳人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

自宣德間袁琦伏法內官已稍知斂戢英宗幼年踐阼政在三楊並嘗整齊宮府使宦豎有所顧忌而少主亦不致狎近宵人況以太后委寄之專計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沖齡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即振權任未

以王振掌司禮監

振少選入內書堂侍帝于東宮為局郎及帝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歡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太后嘗遣振至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聞故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質實 王振蔚州人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重亦非有不可拔之勢又何難密啟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實多至振而屑司禮即欲發預閹事恣橫之機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爾卧家不出于事何裨使非太后之問得以少遏凶邪則振之戮辱廷臣擅行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含己從人畧無觖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質實 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嚕台既死其故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為托克托布哈所窘竄居額齊訥路外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至是陳懋邀擊敗之追至蘇武山而還 質實 蘇武山在涼州府鎮番州東南三十里相傳漢蘇武牧羝處山右有蘇武廟因名阿爾台王子舊作阿台王子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

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叁成巨患致貽禍國家于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只伯令俱改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令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帝命戶部兵部議行之于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又言先因巡邊調選大寧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輸之勞又養精銳之氣帝善其策俟從容行之

質實 北京八府謂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也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

溥及侍讀學士王直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
殿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宣德以前儒
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於文華殿
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共三日為定期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黄福言比來生員學藝踈淺宜令布
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
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
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者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及宋儒周敦頤程
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圮者修
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以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副之帥師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

貴自松潘召還為右都督會阿爾台多爾濟巴勒數犯甘凉邊將告急乃命貴及安往討未出師敵又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士卒百四十八鎮守甘肅侍郎徐晞上章劾貴廷議以貴方進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正晞所統貴晞委罪置貴不問明年春諜報敵駐賀蘭山後詔貴等出塞邀之貴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遂引軍還

質實

莊浪元路尋降州明改縣屬靜寧州今屬平凉府魚兒海子在今凉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林居澤也趙安狄道人徐晞江陰人

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衙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副都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尚書黃福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濙言太祖時嘗行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乃仿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萬餘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兑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質實

歲賦折銀明史食貨志洪武九年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內承運庫在東下馬門周銓懷遠人

九月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督兩淮長蘆浙江鹽課

勅曰命爾等與內臣提督務俾鹽丁得所商販無滯國課不虧奸弊殄絕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阻撓鹽法情犯重者械送京師欽差巡鹽自此始

質實 王佐海豐人朱與言字一鶚萬安人

發明 明太祖初起即立鹽法以官領之洪武時諸產鹽地次第設都轉鹽運使各省皆有鹽課而兩淮兩浙長蘆為首重英宗既遣侍郎副都御史巡鹽已足釐整奸弊而又令其與內臣提督其信用閹豎如此追憲宗以後諸璫竊勢甚至奏討淮浙鹽無算且買充正課之外復奏開殘鹽夾帶影射諸患百出鹽臣希承風旨更列零鹽所鹽之目于是鹽法日益壞矣明季信任宦官諸事皆然

豈獨一鹽政哉

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麟遣使入貢謝恩至是年四月以宣宗赴遣使進香又以帝即位及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各遣使表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為宜乃遣兵部侍郎李郁等齎勑印往封之

質實 李郁洛陽人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于獄尋釋之

誠孝太后既對諸大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責成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而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至譴謫殆無虛歲

質實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鄺埜字孟質宜章人陳智湖廣咸寧人

丁巳

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皇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居守時以讒故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

之則去大慾易於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為中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兩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于凡衆界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

每于宮中言及衆宮時事慘然不樂以故太皇太后言之太皇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歲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皇太后頗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皇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歿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蔣貴趙安帥師出塞既無功而侍郎柴小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整飭邊備皆不能禦敵帝命驥往許便

三楊則於衆界
請加委任私意
揣摩若此又奚
有於王振乎

宜行事驥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將校往時追敵魚
兒海先退者誰僉曰安敬驥先承密旨戮敬遂縛斬
軍門并責貴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
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
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
驥帥都督任禮及貴安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
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
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安等又及之多喇窮追
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
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
已勒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質實

石城在今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胡桐林多喇黑泉俱
在額齊訥路披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
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
即此舊誤作梧桐林非是曾翼蘄州人任
禮字尚義臨漳人　多喇舊作刁力今改

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税

命户部遣官勘實蠲之

詔旌出穀振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時義民十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振濟詔賜璽書旌勞復其家

質實十人胡有初府人范孔孫浮梁縣人于敏榆次縣人鞏得海邛州人張雷石州人梁璧李成俞勝徐成俱淮安府人謝子寬吉安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肇慶知府王瑩等以安國作春秋傳沈作書傳德秀作大學衍義有功于聖門請從祀孔廟下禮部議奏稱瑩等言是故有是命

質實王瑩鄞人

振江北河南饑

南直隸之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之開封諸府奏四月至五月雨河淮泛溢民居漂沒將流徙乃命副都御史賈諒工部右侍郎鄭辰往振之

質實

賈諒字子信嶧縣人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與烏梁海戰斬其渠戚名聞嶺北稱楊王

質實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

戊午三年春三月京師地震

己亥夜四更地震五鼓復震庚子夜又震甲辰晝震至暮又震

振陝西饑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刑部尚書魏源等以衛拉特貢馬援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騟貢具嚴禁約擇通市設牙行帝以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從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勿擾民餘如議巡撫大同僉都御史盧睿復言大同宜立馬市復從之

質實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盧睿字仲愚東陽人

秋七月下禮部尚書胡濙等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

尋俱釋之

禮部失印命逮凝等下錦衣衛獄獄具而盜得先是軍官俸糧于通州支給中敷等令于京倉支給中官諷給事中御史劾奏故有是命尋皆釋之

質實　劉中敷大興人

八月振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九月蠲兩畿逋賦

凡免糧六十四萬石以正統元年二年逋被災傷故也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發明 國家大工大役原有當舉但役之有道董之有方何至役而逃逃而被逮至千萬餘人并令桎梏赴工豈復成政體乎英宗即位初旣懲宣德興土木罷徵軍民工匠曾未幾時乃繁興而加之厲其於初政何不克有終若是乎

十二月下刑部尚書魏源等于獄

先是巡撫湖廣侍郎吳政等奏逮王貴焓諸不法事而匿其贓偷罪詔逮政等命三法司鞫之源等論政

罪不當遂逮源等及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等下獄命張輔等會同追獄論吳政等規避不奏當斬明年閏二月釋源智等復其官并宥棄交阯王通馬騏罪及弋謙俱罷為民

質實 貴烇簡王梳子

己未四年春二月總兵官蕭授平貴州叛苗

貴州計沙賊苗金蟲苗總牌等糾洪江生苗作亂偽立統千侯統為侯號授督兵分攻大破之都督同知吳亮追斬苗總牌等生苗盡降授諭道之而命千戶尹勝誘苗金蟲斬以徇

質實 計沙苗多以苗為姓其所居曰苗沙洞在黎平府城南三郎司西洪江即洪州江在黎平府城東洪州司北吳亮來安人

三月大赦

以春和下寬卹詔殊死以下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蠲逋稅

遼王貴焓有罪廢爲庶人

初府僚乞加王禄不許及貴焓杖殺長史劄荆州知府爲撫按官所劾帝以聞其内亂召訊具服廢爲庶人俾守簡王園已封其弟貴㷂爲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下詔寛卹求直言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

八月又震

秋七月免兩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凡免秋糧二十一萬三千餘石

冬十二月都督同知李安僉都御史王翺討松潘祈命族叛番

松潘指揮趙得奏祈命族番寇朶巴作亂官軍捕𢭏之其弟小朶巴復聚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刼掠帝命李安充總兵官王翺叅贊軍務調官軍土兵二萬討之已翺知指揮趙諒誘執國師朶巴掠其財與同官

趙得誣以叛至則出桑巴于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誅諒戍得復桑巴國師松潘送半質實

浦江關在松潘衛南一百二十里今名鎮江關新塘關在松潘衛南七十里亦名新鎮關　桑巴舊作商巴今改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當官無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安南貢使入朝武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賜謚不及士論惜之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釋振意其計慮誠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政府老成之望歷之久併力以圖尚於奸端不能跡毫貶損後之資漸望淺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務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務及侍講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務遂先被擢用

質實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苗衷字秉彝定遠人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同曹務共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

三月建北京宮殿

永樂中宮闕未備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清坤寧二

宮役工匠罪七萬人宮

賀實

坤寧宮乾清宮中則交泰殿上則坤寧宮

夏四月免山西旱災逋稅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衣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於此

發明王振擅權以後窮極奢侈既建第皇城東又建智化寺縻費土木滋害軍民乃又歲度釋道前後至二萬餘人之多緇黄滿街濫賞無度徒以諂佛奉道卒至蠹國擾民敗壞天下其害可勝言哉

秋七月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先是正統三年榮與士奇供進少師至是春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授世襲都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

指揮使　榮歷官五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為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客雖貴戚無稍崖岸士多歸心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媿唐姚崇而不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

案不知遜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語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凛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富貴遂假其名號以為僥倖之謀觀所稱年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昭然此與漢時冒衛太子擅車詣闕事正同

至京會官鞫之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質實

明史牛景先傳有金川門啟帝亦為僧出亡莫知所終之語然考采見聞未嘗據以為實而楊行祥一事見明正統實錄當時紀載家每多附會傳訛有以楊行祥作楊應能而建文托其姓名以逃之見憲章錄謂思恩州岑瑛遇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請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乃托此而逃也自金川失守大內起火吾遂由地道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最後入廣西至楨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歸者日衆吾復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如之乃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邐至此老朽待盡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老佛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使審視老

一律更何所致疑乎乃後來附會者或以為迎歸大內或以為沒葬西山耳食傳訛紛紜無據直無異癡人說夢耳

佛見亮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為不是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有以建文居寺一日自稱建文帝為僧白官府者見遜國記謂建文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訪張儠傝實為我眾悚然聞于朝乘傳至京有司皆以王禮見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有以楊行祥作應祥為建文同寓僧迫繫僧而并及帝者見明史紀事本末謂建文嘗為詩廣西同寓僧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詰思恩知州岑瑛瑛聞之藩司因繫僧及帝奏章以聞至京御史鞫之便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覈其狀僧實楊應祥僧論死帝適有歸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于是迎入西內宮中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傳聞異詞往往失實皆不可信也鈞州金置

明神宗時避諱改禹州屬開封府今因之白沙里即白沙鎮在禹州城西北六十里柳潯懷寧人升之子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為其頭目刁幹孟所逐赴京陳訴太祖仍命為宣慰司因居麓川成祖時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木邦孟定長官司四曰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尋又陞孟養木邦為宣慰司久之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時思倫發已前死子行發任發相繼襲職任發性桀黠喜兵遂欲乘機侵奪盡復其故地稱兵擾南甸突干崖進陷騰衝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

及其弟昂共討之任發佯言遣使修貢囊緩師晟遽信其降無渡江意任發乃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餘欲取雲龍帝以賊勢日盛責晟等玩寇養患會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造舟欲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擊賊破其大寨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斬首三千餘級乘勝突入逼任發于上江上江賊重地政遠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不遣既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不得已渡江賊知其孤軍無援也遂出象陣衝擊全軍皆沒事聞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勑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思任發由是愈横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勑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詔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悦遂出廷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為副

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上疏諫不聽

質實 按沐晟之死記載家謂飲藥死明史作晟懼罪暴卒大事記獨謂上江賊重地不可易視前軍輕銳中軍當自持重勢不相及以自敗沒未可以是尤晟得疾而卒非由懼罪然考明史土司傳晟初無渡江意遂致思任發奪路江取雲龍勢益日甚英宗責晟等玩寇養患時政欲出戰晟屢不許及擊敗賊又不肯援是縱賊于前坐視于後僨轅之咎實無可逃其為懼罪暴卒明史當可據潞江長官司蠻名怒江甸元置柔遠路明洪武十五年改府後廢屬麓川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路江長官司十六年升安撫司今司屬永昌府干崖長官司蠻名干賴賧又渠瀾賧元置鎮西路明洪武十五年改府後廢屬麓川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干崖長官司正統九年升宣撫司今司隸騰越州大侯長官司蠻名孟祐元屬麓川路洪武二十四年置大

係長官司後廢屬麓川平緬司永樂元年復置宣德三年升州萬歷二十五年更名雲州屬順寧府今因之灣甸長官司蠻名細睒元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後廢屬麓川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灣甸長官司尋復改為州今仍為土州隸永昌府緬甸古朱波地在永昌府西南雲龍唐初為匡州西境蒙詔雲龍甸段氏因之元置雲龍甸軍民府明洪武十七年改州屬大理府今因之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在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也劉聚大監劉永誠從子劉球字廷振安福人

三月下巡撫侍郎王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入薦參政王來孫原

貞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振之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質實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孫原貞名璠以字行德興人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先是以災異遣使省天下疑獄至是復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等錄南京刑獄

秋七月振浙江湖廣饑

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宫成

宫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宫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門外振始悦

發明振以宦侍耳始以狡黠得幸継以跋扈弄權英宗乃傾心聽之襃之以賜敕且稱之以先生與漢靈帝張父趙母之稱先後一轍無怪當日公侯勳戚羣呼翁父尚書侍郎下且有稱兕屈膝者朝廷上下恬不知耻振罪固大英宗亦何迷謬若是哉

冬十月下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

中敷與侍郎吳璽陳瑺以京城芻束不足請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並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而釋閏十一月衛拉特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中敷等不能對王振言于帝復下獄論斬踰年釋中敷為民璽瑺戍邊

質實

吳璽邵武人陳瑺孝感人

免畿內被災稅糧

進撫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撫者莫能及鍾先丁母憂當去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任及秩滿請再任者至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詔進正三品仍視府事及卒于官吏民聚哭為

立祠本深為政大猾纖除府中無事間有訟者呼至

榻前析曲直遣之久之民恥爭訟秩滿當遷郡人乞

留一如况之在蘇詔亦進正三品視府事前後守吉

安十八年政化大行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厮前

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

我尚留此耶遂請老旣去郡人肖像祀之

十一月大赦

以宮殿成大赦定都北

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

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

凡免四十四萬

三千三百餘石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瀕行賜驥與蔣貴金兜牟細鎧豬繡緋衣朱弓矢
驥請得以便宜從事馳傳至雲南將抵金齒賊酋守
鎮康者遣人乞降驥受之密部署諸將分三路進取
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昔剌寨趨孟定驥與貴由中
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右參將宮聚自下江夾象石
合攻賊立寨堅守銃弩飛石交下如雨攻五日不下
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
夾相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由羅卜思莊
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將
分左右翼緣嶺而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
乘勝至馬鞍山進擣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
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從驥戒軍
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入賊寨瑛直
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蹦死者無算又誘敗其象陣會
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我守西戎
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

焚死者不可勝計溺江死者又數萬人思任發攜其二子走孟養㧞其穴獲其虎符金牌及印章三十有奇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爵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還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質實　鎮康蠻名石睒元立鎮康路明改府尋改州今爲土州屬永昌府昔剌寨在鎮康州南羅卜思莊在南甸司南七十里杉木籠山在南甸司南一百馬鞍山在隴川司北石𡋯中流温泉成河熱如沸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木邦方瑛政之子初襲指揮使已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

壬戌　七年春二月帝如天壽山

二月庚申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宫

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先命吏部左侍郎魏驥等分往南北畿及各郡捕蝗至是振陝西饑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質實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由訓導召修永樂大典

五月立皇后錢氏

后族卑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質實 皇后錢氏海州人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至是陷大嵩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乃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撫松福建

質實 大嵩守衛千戶所洪武二十年建在寧波府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當時閣臣擅權肆横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此者士奇等寧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兩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于為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録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謚曰誠孝昭皇后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皇太后崩遂益無忌憚矣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先是四年托歡死子額森嗣稱太師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屬托克托布哈具空名不復相制歲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稱托克托布哈曰達達可汗額森曰太師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俱以供餽有扶

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即未及陳于平時亦無妨使之異日有何廻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摭拾無當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

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撿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嵗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合葬獻陵

祔太廟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先是以災異罷大臣不職者郭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及璡致仕遂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過王振未嘗少降辭色

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艷稱三楊相業衆眞可為定評耶

振每坐直前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質實郭琎字時用新安人初名進仁宗更名琎

夏五月復命王驥蔣貴帥師討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七年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不納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至是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與驥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適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與地始出思任發驥知

緬人資木邦水利為唇齒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驟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家立隴川宣撫司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户王政斬之函首歸京師

質實

者藍麓川別寨地通孟養隴川宣慰司地舊名隴把司在隴川城北距省布政司六十六程

雷震奉天殿

震殿鴟吻帝輟朝祭告敕修省求直言

大赦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繕多宂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梟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死者必多衛拉特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

明世宜寺之顯寄廷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豐以成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凌鑠朝紳鋤其不附已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嫉然止於下獄荷校辱即釋之劉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不容其初意並未嘗欲殺乃德清圖假手

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招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下錦衣衛獄囑指揮馬順殺球順遂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體猶植立支解之瘞戶戶下至景泰初贈球翰林學士謚忠愍

質實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明史劉球傳馬順殺球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球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獄解遂歸不復出

以洩私忿遂兩從李指搗力搆危機致球遭剄刃慘亡寃沉獄底而振從此逞其毒手無所忌憚是振之惡實由德清慫恿而成其後振既按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獄長繫罰不敵辜其何以雪幽憤而快人心哉

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强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誣奏瑄受賄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郎中王偉亦申救乃免

質實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王文字千之初名强宣德時賜令名束鹿人王偉字士英攸縣人

秋七月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彞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坐枷署門旨下時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非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質實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李貴鳳陽人石大用豐潤人樸魯初不為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李繼史不詳其里系時勉傳云繼不拘檢押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

得其助

冬十二月免山東復業民稅糧二年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何道榜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盡己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凡六年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烏梁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峰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住等率精兵四萬人分勦之已而諸將皆捷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寡而所掠人畜而已兵部尚書徐晞劾勇等不會諭軍深入遠旋師宜治罪命宥之尋論功加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虜充數非遠

有摧鋒陷陣之
舉也蓋虛增俘
馘妄報首功本
軍中相沿陋習
況習時閑政不
修諸將焉能同
時制勝果其詳
加察核虛實原
可立明乃提奏
甫聞即加封爵
既未嘗深入邪
庭有何勲伐足
稱而遽為之分
茅裂土總由閹
宦專政止圖飾
虛詞以邀殊賞

勇太保進亨興安侯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並陞賞有差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剌特入寇

質實

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土河在今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八十里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東境朱勇能之子馬亮洪縣人徐亨祥之孫曹吉祥灤州人劉永誠永樂時以內官為偏將累從北征後監鎮甘涼軍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　時勉為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皆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聲不絕

而不顧國勢之安危朝廷人一切置之不問邊患遂由此釀成耳

人才盛于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人稱為太平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帝初即位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或告士奇稷乃訐告者私事誣士奇士奇輒信稷稷惡日甚士奇不得聞於是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事遂下之理

士奇已老疾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至是遂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後數月稷瘐死獄中次子導以廕補尚寶丞初士奇言衛喇特漸強將為邊患邊軍缺馬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悉給之士奇歿未幾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　質實　土木驛堡在今宣化府懷來縣西二十五里西至保安州四十里為往來孔道本名統漢鎮唐初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永樂初置堡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

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于是循與鼐愉遂皆參決　質實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

秋七月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

璟詈其家奄王振恐石璟昌黎人尚宣
賤巳同類下璟獄　　　　　　　　　　　賓實宗女順德公主

免河南被災稅糧

免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
所屬去年被災糧三十萬三千餘石

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浙福之交山谿深與故多銀場洪武末年定歲課永
樂及宣德間增之地力竭民不堪帝初即位詔封坑
治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盜礦日熾言
閉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下三司議浙江按
察使軒輗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利然凡百器用皆
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

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輗言得止至是礦盜葉宗留及陳鑑胡等聚衆至數千盜福安礦肆行劫掠參議竺淵往捕之被殺死于是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閉礦中官及言利諸臣爭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雖比宣德時減半已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質實　明實錄洪武中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建增課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九萬四千四百四十餘兩福安宋析長溪置福安縣明屬福寧州今屬福寧府宋彰交阯人彰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案明史丁瑄傳作宋新與明實錄異俞士忱長洲人軒輗字惟行鹿邑人竺淵奉化人陳傅閩縣人王質太和人葉宗留青田人陳鑑胡麗水人

發明聚烏合亡命之侶為徒手攘利之舉此即奸民之尤者及其未熾而剪滅之惟恐不速迨盜勢日張乃欲開銀塲而使盜無所容此猶抱薪救火也幸而從軒輗奏停止而所云嚴加禁捕者有司又不實力奉行徒為文具致葉宗留肆行劫掠尋至戕害參議尚不痛加勦捕以靖亂階而轉踵前轍議仍開礦以弭其變政治之顛倒紕繆莫此為甚厥後釁興大師合數省兵力聲討無功延至景泰初年始得平戢涓涓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愼歟

雷震奉先殿

震殿鴟吻

八月免陝西被災稅糧

免糧四十八萬六千石有奇

敕諸將嚴邊備

額森充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脅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鎰以聞帝勅諸將嚴為備

九月命王驥陳鎰經理西北邊防

質實陳鎰字有戒吳縣人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戍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讁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鎭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考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免陝西逋賦

帝如天壽山

壬申車駕發京師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自是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月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一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游食者衆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答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謫戍遼並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

賢霸州從周置明勵順天府令因之王鐸池州人

發明振之為毒甚矣天下恐不得良有司如張需者禁游民設方畧俾百姓勤力閭里富饒此真以實心牧民者乃以禁責擾民校卒傾陷戍邊且牽連妄坐不問是非逞閹黨而肆福威擾生民而賊善政天下事尚可問哉

八月免湖廣旱災秋糧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秋糧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華俱世襲副千戶

發明

明季之寵任宦官濫竊名器無所不至而書予世襲者始于王振後極于魏忠賢夫賞延於世為國家酬庸褒德莫大之典尋常勲舊且不得輕與璫豎何物而竟邀此殊錫乎既施於振之

從子而因及其同類私人幾似錦衣一職為若輩所得世據之官卒至厚毒族誅小人之自為身家計者適以稔其禍哉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異氣見于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帝遣官祭告天地詔卹刑獄

三月下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等于獄尋釋之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及濂鎰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

質實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張安壽州人安鄉伯興之子

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閉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謐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質實 柳華吳縣人 吳昇懷寧人

夏六月京師地震

丙辰夜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振之擅作威福
自三楊同在內
閣時已然所云

先是以予諫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請増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質實 稅課司局明史食貨志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正統初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漷縣鈔關于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

榮没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横乃嘗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擬為覈實之論也

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横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其孫壽尚寶司丞三楊俱卒後中外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

先是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至是信斌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黄真覆覈真謂綺嘗詈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令改錦衣衛再鞫指揮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

質實 羅綺磁州人

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禄寺卿奈亨論事王振擢户部侍郎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怒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

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時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遂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氣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　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一日振問之對曰翁無鬚兒安敢有鬚者莫不鄙之

質實　奈亨香河人曹義字子宜句容人尚褫字景福羅山人王佑字廷佐浙江山陰人

冬十二月大雨雹

是日壬寅

翼日乃止

丁卯十二年春三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洪武初設學校生員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及是鳳陽府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議如瓚請于是諸生日給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仍依洪武宣德時定額以歲科兩試高等者補充之而提學言考校取額外俊秀准令入學者謂之附學生員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

瓚楊瓚蠡縣人

免杭嘉湖被災秋糧

凡免糧五十一萬五千餘石

徙沙州衛之衆于山東

永樂初沙州酋長昆濟楞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尋擢邁珠都指揮同知昆濟楞都指揮僉事久之邁珠卒昆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僉事及帝即位昆濟楞屢為哈密所侵且懼衛喇特見逼率其屬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遥領其部而已元年又進秩都督同知四年其部衆百三十餘家亡入哈密亦斤亦納其叛人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屢訴于朝朝廷數敕責諸部多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琰戩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勅戒諭既還兄弟乖爭部衆携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肅州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

隨其後叱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户一千二百三十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為罕東所據初太祖成祖以次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質實

苦峪城在今安西州東南罕東衛在嘉峪關西南明洪武三十年置後廢址在今安西州燉煌縣東南東昌衛明宣德五年建在東昌府城南平山衛明洪武五年建在東昌府治東今東昌設東昌衛及濮州所清平縣隋置元屬德州博平縣漢置宋徙寬河鎮明並屬東昌府今皆因之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關外即沙漠地 昆濟楞舊作困即來薀珠舊作買住訥格舊作喃哥恭羅凌戳舊作克俄羅頒占今俱改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夏四月免蘇松常鎮被災秋糧

凡免糧八十八萬四千餘石

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于邊已而寧嗾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勲戚如奴隸

諸勲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于輔至是輔既衰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少屈以避禍矣

質實

青縣宋青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

喜寧本降番後土木之難又降于額森

秋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禮部侍郎兼學士馬愉卒

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彼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及是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一月皇長子生

貴妃周氏生是　為憲宗皇帝　貴妃周氏　昌平人

以大理寺少卿于謙為兵部右侍郎

先是謙巡撫山西河南以父憂歸至是起復適華山西河南巡撫官乃有是命

以宋彰為福建左布政使

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為吏科所劾帝特允安請遂遷布政使彰抵任後計所費命鼎官驗户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喇特使至托克托布哈及額森皆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闕子鈔會一時
權宜濟急尚不

戊辰 十三年春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赦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于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侍郎焦宏督餉統兵十五萬討之

質實 沐斌字文輝晟之子晟卒斌尚幼嗣爵居京師而以晟弟昂代鎮昂卒斌始之鎮云焦宏字克明葉縣人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

免派弊多端豈可行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可云諸務未遑至此則規模已定自宜講求圜法以冀流通况明知鈔貫之扞格難行益當更張弊政乃轉嚴立科條申之厲禁實昧于本末輕重之施矣

家戍邊後至天順中乃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又由陳留歷睢亳入渦口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東後以沙灣未成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明年三月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出太黄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分水閘二空于沙灣西岸以泄上流是時河勢分横溢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吕于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質實

新鄉古鄘國地隋縣明屬衛輝府今因之

張秋鎮在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分界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壽張東漢縣金大定中移治竹口鎮十九年復還舊治明洪武初廢尋復置移治王陵店屬兗州府今因之沙灣在壽張縣東南三十里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渦口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一里渦水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太黃寺隄在開封府境大清河即古濟水自泰安府東平州東南戴村壩分汶河之水西北流經州城西北至盧家村與七里河會古濟汶合流處也又北流經東阿縣西東北流經平陰肥城二縣西北又東北流入濟南長清縣界俗亦呼為鹽河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

發明　河自宋至和間始決大名熙寧間始決澶州河道而趨遂至梁山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

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此黄河入淮之始也明洪武二十四年决原武經開封南至潁州壽州則全入于淮而黄河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至是決自滎澤終合并于淮夫隋唐以前河與淮分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始合淮明至正統間横溢至二千餘里于是河盡入淮遂成古今河徙之一大局矣

京師蝗

是日乙酉朔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瑠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為言遂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揭竿倡亂竟敢攻刦兩縣進圍郡城罪在必誅實有可矜兩無可撫張海

罷之

質實 傳瓚上虞人余忭奉化人涂謙豐城人

發明 保舉之行也似亦用人之一法然行之既久則奔競開而私謁盛滋弊實繁語罷之良是也乃說者謂既罷之後進退人材大權一歸王振殊不知振之竊弄威權操予奪即保舉仍著為令安保振之無意喻色授百司之不希風承旨乎是罷與不罷一也本實先撥尋其枝葉何補耶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討之

茂七江西人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閩之寧化縣依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衆所推先是福建多礦盜御史柳華往按令編民甲茂七茂八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粟田主例饋少物茂七倡其黨令佃者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捕茂七拒捕者殺官兵數

以御史按部一聞警報即應亟謀剪捕以殄寇氛何賊至城下尚不思捍擊追擒轉為從容慰諭已屬庸怯無能及其詭辭求撫復代為緩頰乞恩致賊益肆猖狂負固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熾海實有以釀成之事定以後汪澄柴文顯等皆以縱寇

人上官聞遣軍三百勦之被殺幾盡延檢知縣皆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大肆剽掠攻沙縣尤溪進圍延平時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擊之先敗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勢不可制有尤溪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集衆與茂七為聲援茂七益猖獗其進圍延平也刑部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勦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軍繼後當是時福建兵銜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彰虐政于是相率從茂七為盜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剗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浙江兵會討

質實

寧化縣本沙縣地唐置黃連縣

被誅猶未聞有議及海之罪者失刑亦已甚矣

後改寧化明屬汀州府沙縣尤溪俱唐置明屬延平府今皆因之陳山寨在沙縣西南二十里陳山之麓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丁瑄史傳不詳里系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梁珏汝陽人銘之子陳璨字立卿合肥人瑄之孫

冬十月幸大興隆寺

寺王振重修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質實

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本名慶壽寺金章宗時建元初建二塔一九級一七級正統十三年二月修大興隆寺改賜新額榭牌樓曰第一叢林十月完工嘉靖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十五年五月改為講武堂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于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賫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通判阮昆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嵒送京師伏誅及是瑄用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徙洋攻刧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勦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張楷等駐大軍討賊至建寧頓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擁

其功瑄被劾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詐責瑄具狀揩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汀州推官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賊蘇才于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于是帝降敕數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指揮僉事鄧安等因歸咎于前御史柳華擅編夫甲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因坐華奏詔捕逮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逮華華時已出為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並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而宋彰輩以貪虐激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詔驛丞天順初猶復官天下咸惡振之橫擅威福而咎朝廷之失刑云

質實

後洋在延平府沙縣陳山之後通汀州府寧化縣蘭谿唐縣今屬金華府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石瑁應州人

張佑舍
山人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拔其柵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巔驥連破其十餘柵墜溺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驥大畧謂驥多役民夫舁彩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踩踐每軍負

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故全沙江傍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瞿亨等又多捕魚戶為俘以北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令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質實

金沙江在孟密司南與麓勒江俱環司治而流入緬甸比江達南海與麗江府之金沙江名同而流異鬼哭山本名鬼窟山在孟養司東極其險峻蠻人據為硬寨俗訛為鬼哭山思陸蠻稱其長曰發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思機發脫去後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詹英貴州人

發明

王驥屢討麓川以師老而還議者咎之會詹英抗疏劾驥所陳罪狀多切中處而以王振左右其間遂不問夫事關軍務下之法司而可以中寢紀綱之謂何且尤可異者英劾驥罪而即令

英從驤軍自効是欲塞人言驤之口而與之英以聽其挫折振之險巇肆毒幾至莫敢誰何而詹英者若隱然知中旨不出于朝廷亦竟匿而不去卒亦未聞以此罪英上下朦朧各行其私意可勝咎哉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爲其黨陳鑑胡所殺廵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招鑑胡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胡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僉事王晟敗歿于麗水都指揮吳綱禦之建陽都督陳榮與戰玉山皆死監軍僉都御史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顒擊之顒伏兵截殺賊衆大至顒力戰不敵遂被執不屈罵賊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宗留鑑胡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

鑑胡遂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帥將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胡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入山為亂如故

鑑胡至京法司以首惡不赦請論如法命宥死繫于獄後遇赦釋充留守衛軍頗森入犯鑑胡乘間亡被獲伏誅

質實

麗水隋析松陽地置栝蒼縣唐改麗水縣明為處州府治　建陽晉析建安縣地置宋改嘉禾元復為建陽明屬建寧府　玉山唐析常山須江弋陽三縣地置以懷玉山而名明屬廣信府今皆因之　永豐唐析上饒縣地置尋省宋復置明屬廣信府今改廣豐縣仍屬廣信府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耿定知州人王晟郫城人鄧顒樂昌人死事後贈光祿寺少卿諡忠毅　丁寧以招降鑑胡陞處州同知王世昌等授巡檢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于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凌替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其張蓋居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迨末世而內官監視各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録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黄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于内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入内閣預機務

益博學强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質實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

福建巡按御史汪澄坐失機棄市并以前御史柴文顯匿賊不奏磔之

澄初按福建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勿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黄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

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匿不奏釀成大患遂俱下獄澄棄市磔文顯籍其家

質實 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其妻子南還

質實 徐珵字元玉後改名有貞吳人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雷雹大震風雨驟作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前少保大學士黃淮卒

准性明果達于治體宣德二年以病乞休文性卒賜葬祭准詣闕謝值燈時賜遊西苑許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歸餞之太液池帝為歌送之英宗立再入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諡文簡

秋七月衛喇特分道入寇

自正統初以來衛喇特遣使入貢王振以粉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止之額森弗聽曰汗不為吾當自為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亦不報及是額森遂借數減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喇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庄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晃都督同知石亨與顏森戰于陽和口為監軍太監郭敬所撓瑛晃戰歿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是時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力戰歸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當自為計敵攻益急訛言城陷妻與三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

質實 貓兒庄在大同府陽高縣北一百里有堡明永樂初築陽和口在今陽高縣西北十五里亦名前口其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又東二十里名後口按宋瑛朱冕與顏森戰處則後口也廣寧右衛在今錦州府廣寧縣城內西北隅明洪武二十七年置初治大凌河永樂元年徙治于此今廢鎮靜堡在今廣寧縣北宋瑛定遠人晟之子尚成寧公主死贈鄆國公諡忠順朱冕沂州人榮之子與瑛俱練兵大同死諡忠愍石亨渭南人　阿喇舊作阿剌今改

發明

按元自順帝北去國號尚有元主殂順昌後阿裕實哩達喇稱宣光特古斯特穆爾稱天元皆子孫承緒繼世稱汗凡南北交兵猶以興復為詞自藍玉深入破其軍特古斯特穆爾偕子天保努欲遁往和林為其臣伊遜岱爾所襲殺部落遂潰五傳至坤特穆爾篡弑相尋不復知有國號矣建文永樂之交郭勒齊篡立稱汗非元種布尼雅實哩繼之亦元遠族且改號稱韃靼其後西部衛拉特有三曰瑪哈穆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而瑪哈穆特尤強君臣間自相攻殺元後如托克托布哈穆爾格爾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等皆隨弑隨立置如奕棋跋扈者欲自汗不可不得已而奉之而其主亦皆亡元遠支與順帝嫡裔有別今于額森大舉則特書入寇以見國號既改部落并吞正如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交兵例宜書寇讓以春秋大一統之義為斷也

英宗親征之舉雖襲永樂宣德兩朝故事其情勢實相去懸殊蓋成祖英勇久鎮北庭故親履行陣武功即以大振至宣宗時疆場無警巡邊三出不過閱兵而還無關利害若額森之分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而張輔等宿將尚在未嘗不可假之斧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力諫曰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虓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

以靖邊陲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欲攘邊功以圖封賞而自揣擅權已久又不肯獨出監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摘發之機故必欲挾駕親行止圖自遂其私而不顧置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悟墮其術中幾至禍延宗社宜

從至陽和見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額森以帝北去

是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衆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鷂兒嶺遇伏全軍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地無水草敵已合圍掘井深二丈餘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敵所據人馬饑渴求手不得動

暨遺害之烈殆比漢唐而更甚矣

敵分道自上木傍麻峪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議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據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蹈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直內閣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棨侍讀學士張益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司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

涵程式逮端主事俞鑑張瑭鄭瑄大理左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汝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技尉袁彬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額森等是時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質實

按明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辛酉凡十有四日其明日帝北去蓋十有五日壬戌也鷄兒嶺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二十里麻峪口在今宣化府保安州之南當龍門南口有堡明洪武二十五年築吳克忠贈邠國公謚壯勇克勤贈遵化伯謚信敏朱勇追封平陰王謚武愍薛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

逆家于昌平追封永順侯謚武毅張輔追封定興王
謚忠烈陳瀛泰州人珪之曽孫死贈寧國公謚恭愍
井源邢臺人尚仁宗女嘉興公主追封鉅鹿侯謚榮
愍陳懷追封平鄉侯謚忠毅李珍和州人贈襄城侯
謚悼僖陳塤巴縣人追封遂安侯謚榮懷沈榮滁州
人贈修武侯謚僖愍梁成贈任邱伯謚壯勇王貴追
封阜城伯謚武僖王佐贈少保謚忠簡鄺埜贈少保
謚忠肅曹鼐贈少傅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
後加太傅改謚文忠丁鉉字用濟豐城人贈尚書謚
襄愍王永和贈尚書謚襄敏鄧棨字孟擴南城人贈
右都御史謚襄敏張益贈翰林學士謚文僖龔全安
蘭溪人贈通政使黄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贈本
寺卿戴慶祖溧陽人贈本寺卿王一居上元人贈本
寺卿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姚銑候官人鮑鄴字淑
大浙江平陽人張洪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魏
貞懷遠人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尹竑字太和巴

徐珵果精于占
候當象緯告警
即應愷切密陳
以抒忠愛乃惟
急急遣孥歸里
止知保其身家

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孫慶安州人林祥鳳字鳴
皋莆田人齊汪字源澄天台人程思温婺源人程式
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俞鑑字元吉桐廬人張琦字廷
玉慈谿人鄭瑄濬寧人尹昌吉水人羅如墉字本崇
廬陵人劉容梁成王貴凌壽俞拱潘澄錢昺夏誠馮
學明王健馬預劉信李恭石玉等里屋悉無考袁彬
字文質江西新昌人劉安宿遷人榮之子郭登字元登
濠人英之孫沈固丹陽人孫祥大同人霍瑄鳳翔人
賽堪舊作賽刋達通
舊作大同今俱改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帝入敵營之明日命袁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以示
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是
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
八騎皇后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羣臣

而不復關心國是已乖臣分及敗報既聞人情洶洶珵輒敢妄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使從珵言則燕京必如宋汴都之難支而英宗幾成靖康帝之不返誤國之罪更不容誅若非于謙急名外兵誓以死守則根本一搖恢復且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

聞之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珵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尚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亦厲聲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珵出之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寢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辭甚切太后悟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

不得報命郕王總百官

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

復辟乎是宗澤李綱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獨能行之于明室英宗之得歸故國謙實不爲無功乃奪門以後祼荷殊榮謙遭慘禍刑賞倒置豈天下爲公之道哉

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爲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腳價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徵兩京河南山東江北軍入衛

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令謫文武羣臣曰國家爲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爲國莫先于輔忠薦士爾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備賊方畧並許直言無隱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
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
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
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
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為廵撫武臣
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
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之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鎰等慟哭請族
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捽順髮嚙
其肉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
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

止請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于是朝廷益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

質實

午門 左掖門 春明夢餘錄紫禁城門凡八曰承天門曰端門曰午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戍河州遂著籍

封楊洪爲昌平伯仍鎮宣府

詔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爲書遣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僞也自今有書

愚拒毋受于是

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改户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繼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以事謫廣西容山閘官已訓廣東東莞河泊所官及是于謙薦之遂擢以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質實

容山在梧州府容縣西北二十五里東莞番禺地晉置寶安縣唐改東莞明屬廣州府今因之

月晝明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並明壬申癸酉夜天鳴有聲如瀉水

名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用給事中程信薦乃召為大理寺丞

質實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薦也彭時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質實　商輅字宏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彭時字純道安福人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姻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己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

英宗倉卒陷敵正臣子枕戈誓志之時郕王以介弟之親誼均

候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時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羈于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彼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

休戚尤宜與廷臣協力同心籌良策以還車駕方為無忝大義況既奉命監國庶務願足資代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屬人心乎乃羣臣以太子沖幼國賴長君請于太后不過揣測郕王覬覦大位之隱以巧為迎合耳至岳謙所述繼統之旨得自口

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郕邸羣臣復固請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尊帝為太上皇帝頒詔大赦書諭諸王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況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

傳視靈武致賞靖康手勅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矯稱乃竟持為受命之券襲位改元不復以故君為念其情僞自不可掩顧猶鶩讓再三避歸邸卽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耶

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給陳狀綸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卽下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户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强賒買經歲不還行賈坐賈莫敢誰何害七也貴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之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買置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工

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質實

裴綸毀利人

發明

議罷置監軍于土木既潰之後已為亡羊補牢景帝目擊閹寺之敗裂至此又當主振籍家夷族之後乘機因勢改弦而更張之易如反掌乃始則嘉納而不能從繼則以祖制而不敢易至十害之陳言皆痛切亦止下部議而卒不行豈真積重難返歟前車不鑒是後車又當覆也可慨也夫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帝以浙閩銀場歲課重為民困乃詔減其額尋命封閉之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先是登以都督僉事充參將佐劉安鎮守大同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予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帝益圓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及是代劉安為總兵官登初莅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

蕭養以行劫被獲繫都司獄獄中重囚皆山海巨盜蕭養密與結乘間殺出或喜諸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疏縱一日潛使人納斧飯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將士

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以絕郷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民益愁苦于是從賊者益衆時信民方以于謙薦守備白羊口廣東人官京師者上章乞信民乃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廵撫其地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闢城門發倉廩刻木契給民得出入賊見木契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無憾赴曰請見信民單車詣之濠與語賊黨望見讙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泣下蕭養且降而朝廷以都督同知董興為左副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徵江西兩廣兵會勦明年二月興至廣州賊忽中變逾月信民暴卒軍士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益復大掠聚舟千餘艘勢甚熾諸將以徵兵未集請濟師有天文生馬軾者從興在軍中謂興曰廣民延頸久矣所徵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紫荊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

狼兵驍悍往擊猶拉朽耳與從之進兵奮擊殺溺死者甚衆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賊黨皆伏誅

質實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董興長垣人函鏸字克明博野人黃蕭養南海人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荊關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並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以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初從上皇北狩遂附額森為間諜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逃守備通政司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賊

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鍼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瑕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強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別輕重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況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

抵紫荆關喜寧與領森弟達通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質實 謝澤上虞人

詔諸王遣兵入衛

時監生練綱條八事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群吏大要謂中興之業轉敗為成因請京軍堅守親王大舉入援納之

質實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尋授御史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而不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刼于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于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冀之對人知其非而于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弟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絶士卒返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肯用命

質實 分遣諸將列陣九門明實錄總兵官武清伯石亨陳于德勝門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寧伯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陳于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陳于阜成門都督指揮李端陳于正陽門都督劉得新陳于崇文門都指揮楊節陳于宣武門皆受石亨節制京城九門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東之南曰朝陽西之北

未能見及故申
大義以正之

景帝任于謙排
羣議而力戰守
不可謂無功于
宗社獨是英宗

曰西直西之南曰
阜成范廣遼東人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
日之事邊關為急獨石馬營不棄師何以陷土木紫
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
京城雖守不過保九門而已宜急固守宣府居庸為
便時總兵官等皆率兵入衛邊境人心惶懼
帝從盛言入援者旋遣其留者以別將代之

質實 馬營

堡在赤城縣西北六十里元為雲州之大同猫
兒峪明宣德七年築堡葉盛字與中崑山人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
羊酒進次盧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

還國倂處南宮
事同禁錮而廢
后易儲有貪心
焉天道好還子
亦隨死終于殺
禮兩山實所自
取耳然英宗亦
豈得辭寡恩布
尺之譏哉至于
于謙社稷為重
之言發出于呂
飴甥喪君有君
及公孫申為將
改立晉必歸君
之意後世迂儒
無不以是為難

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群臣額森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而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平章茂諾海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譁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退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五萬會

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急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莫宗意是真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讎安得與和精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七日敵遁走通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衆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仍擁上皇北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鏜范廣討捕之遣官復修三陵寢

質實

盧溝橋在宛平縣西南三十里盧溝河上金大定二十九年以盧溝河流湍急命建石橋明昌三年成名曰廣利明正統九年修　本朝康熙元年重修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名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謂之薊邱毛福壽祥符人王復字初陽固安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　博囉舊作孛羅戊諾海舊作卯那孩今改

詔止勤王兵

寇既退出紫荆關因詔止各藩府各鎮勤王兵

衛喇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喇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内疎其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命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

時額興祖劉安劉聚等坐罪落職兵部以缺官巡關乃復起用以興祖為左軍都督同知安為右軍都督同知聚為中軍都督僉事修塞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喇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從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後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氈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欽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上皇在迤北所居止氈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賓賓違忤夜則與上皇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足哈銘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諭額森嘗使銘額森輩有陳請亦銘為轉達

以左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眾始定至是學士陳循

王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返老師糜餉其罪已不可逭及軍還而適遇苗人梗化攻掠諸城驥

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亦召還參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宣府乃以朱謙鎮守紀廣楊俊副之王竑及夏忠會瑄守居庸關

質實 朱謙夏邑人 楊俊洪之子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宣宗后孫氏英宗立尊為皇太后至是太后命郕王即位尊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清平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

既專閫外之征豈得視如隔膜則移兵勦捕分所宜然乃百姓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討蠻為詞去之惟恐不速是誠何心又御軍無律轉使苗人截擊至死亡數萬之多玩寇喪師益為國典所必及乃羣臣進劾朝廷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苗實

劾王振兼及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賀寶

平越元為平月長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改平越衛萬歷二十七年分播州地置府于衛城內清平明初置清平衛後分衛地置清平縣屬都勻府今並因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吳太后帝生母也宣德三年封賢妃至是尊為皇太后汪后正統十年冊為郕王妃至是冊為皇后

賀寶

皇太后吳氏丹徒人

皇后汪氏順天人

上皇后錢氏徙居仁壽宮

帝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至是徙居別宮

賀寶

罰之慎亦甚矣

仁壽宮在奉先殿東北履順蹈和二門之內

彗星見

丙辰彗星見至乙亥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犯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于河套時入寧夏為患

質實　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